

学生“越教越小”的大学老师

胡晓军

白坚老师是我的大学班主任,从报名这天起,到毕业那天终,整整四年。毕业后见过面,算来共有三次。长长的四年,短短的三次,便是我与白坚老师的全部缘分。微信问候是多的,但微信再多,也是不能算的。

第一次是毕业当年,去录取单位报到。我提早半小时到,就在大楼前的花园里等他。初秋的午后,草绿枫红,在阳光下亮得耀眼。他远远地走来,脸上的笑意与白色的短袖,在阳光下同样耀眼。上了楼,他对主任说了一大通我的好话,却不等主任说几句,便匆匆告辞——附近还有一位毕业生等着他推介。这件事,我依然深深地记得。

第二次是十多年后,到他的府上拜年。出门时,他送我一本书,叫做《怎样打孩子》。书很薄,

里面写了他与爱子十几年里的几十个趣事,主题概言之,是“父爱的烦恼与快乐、父子的矛盾与和解”。文章短,每篇都很新鲜有趣,还卖了不少关子,出了许多反转,行文风格与他的教学方法完全一致。这本书,我依然好好地存着。

第三次是再十年后,参加他的新书推介演示会。凭请柬领了一套六册《大鼻子李教授·新体验作文》,才知白坚老师退休以后,专事中小学语文教学,尤其是作文。老实说,这个外号名实不符,应该是出版商为了吸引孩子们,硬把他的鼻子变大的。活动已经开始,满场挨挨挤挤,嗡嗡闹闹,气氛很嗨。我只能在挨在大小孩子们和家长们背后,远远地听着课、翻着书。有些无聊,便在手机上写了副对子:“二十年前,老师尚无大鼻子;十八岁半,本人还是中

学生。”

不消说,作文是语文考试的分数大户,向有“得作文者得天下”之说,市场需求极旺,辅导生意极好。但以大学教授之尊来教小学生,恐怕只有他一位。听他说,他的课不仅开遍了内地,还讲到了海外;他的书也不止这一套,而是林林总总十几套,可见被认可和受欢迎的程度。

老师辞世的消息是在同学微信群里看到的。初时不以为真,旋即意识到与他又是十年未见,而前三次的心照定格从未更新的缘故。三个月前,春节前夕,我曾向他问候,微信回复是好的,但微信再好,也是不能算的。一惊未消,一憾已起——此憾缠绕数日不能排遣,某夜沉睡得了一梦,怅然若失,又怕有失,作诗以记——

中宵得梦到天明,斯事近真犹可惊。
还是那间老学院,皆为本届大同庆。
二三粉笔待书壁,千万空铃催课声。
翘首探身纷议论,徒然苦等李先生。

我在网上搜寻白坚老师的文章。读了几篇,才明白他把学生“越教越小”,不是临时起意,更不是顺势跟风,而是教学经验所致且有理论所命的。他写道:“到目前为止,语言文字仍是信息传输之最基础、最主要、最精确和最完善的形态,其过程也主要表现为文章的吸纳和输出,即阅读和写作。”语文教学的意义,正是通过“文章的内涵教育”,担负起“传授学生获取和输出信息的能力的重担”。因此,作为“输出信息”的主要形态,作文的重要性岂止于学业、岂止于应试,而

我无比怀念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,却十分感谢手机可以拍照。手机里,有许多妈妈的照片。妈妈92岁了,每周去看她,总会拿出手机拍几张。妈妈并不知道,她有那么多照片在我手机里。她,也不用手机。爸爸十几年前走的,83岁,岁登耄耋,但那时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,爸爸留下的照片,就很少。

现在的手机,像一个记事本——微信、微博、抖音,文字、照片、视频,各个平台、各种形态,记录着日常。手机里的照片,是我们的流年碎影。

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绪,特别喜欢拍园林里的影子,粉墙为纸,阳光为笔,阳光投在墙上的影子,就是画了。逝水流年,这样的感叹,似乎就应该在园林里。

我曾经是一个“单反控”。我的第一台相机,就是佳能单反。30多年来,换了几代。我曾经以为,用单反,才叫摄影,用卡片相机,那叫拍照。手机有了拍照功能,总不能不用。用多了,觉得好,甚至,越来越喜欢手机摄影的随意性。如果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手机拍照,好比大写意;拿着单反精雕细琢,就像工笔画。你再喜欢工笔画,也不能否认大写意的艺术性吧?

逛园林从赏亭台山石到看粉墙移影,似乎也像是拍照片从一本正经端单反到漫不经心玩手机,人生况味,尽在其间矣。

流年碎影

江砚

行人偏爱日升东,雾若轻纱翩若风。
襟袵海南韩愈鳄,耕云山北孰家翁。
惯听灯暗归缘事,笑说灰飞出月宫。
浪隐波平何所有?一湾秋水半湾红。

有感口占用前韵
幽人城里听呼杯,淡景微阴籍送梅。
过客春吟山雪玉,他乡夏得海天雷。
渔舟梦短求欣赏,灯影绵长积烛灰。
足下新潮如故友,一朝一夕去还来。

成山爱连湾晨步口占

(外一篇)

秦史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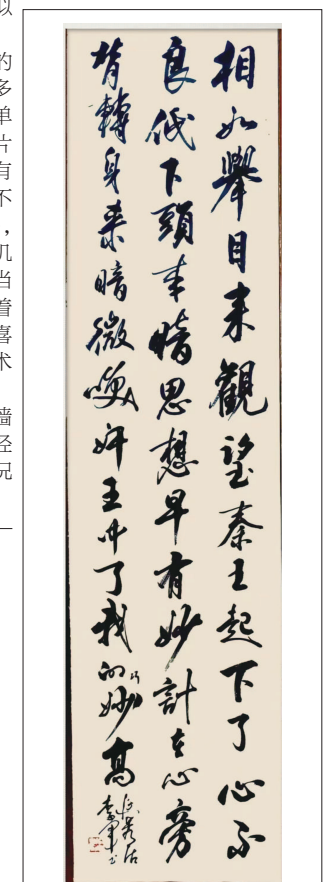
幽人城里听呼杯,淡景微阴籍送梅。
过客春吟山雪玉,他乡夏得海天雷。
渔舟梦短求欣赏,灯影绵长积烛灰。
足下新潮如故友,一朝一夕去还来。

她让孩子们去描述,去猜测,去想象,随即作评:一般的“好”,略好的“妙”,很好的则“了不起”,为的是奖励他们的独立意识和创新思维,并在作业中发挥、体现出来。我感到,那些心理学、行为学、成长学的哑哑理论,在他的话里、眼中和身上,居然亮得耀眼。

白坚老师是智慧的。这智慧就在于不可为处之可为,并以可为影响不可为。他不会对抗应试的权威,而是试图调动应试的理念甚至取向;他不会反驳家长的功利,而是设法用他们的爱心改善他们的情绪甚至态度。当然了,这些是否达成,全要看他

能否让孩子们获得高分、能否让家长最终满意。这并不是反对权威和功利,也不是满足权威和功利,而是软化权威、淡化功利。即便如此,理想还是太远,直观的好处还是要经常兑现的。他经常对孩子和家长们说,第一段必须写得“不一样”,最好“很不一样”,因为阅卷老师主要就看第一段,若第一段满意了,就算后面拉垮,打分也不会太低。

我把屏幕隔成两个框,左框写文章,右框曝视频,虽然键盘始终打得噼啪响,但我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右框。白坚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“大脑保健操”,只见他左手道具、右手话筒,绕场而行,孩子们



(书法) 李军



张氏兄弟的松江缘

尹军

张氏兄弟系来自四川内江大族的张善孖、张大千,兄弟二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双亲,都曾与松江结下过一段不解之缘。

故事要从松江城里的禅定寺说起。该寺是一座建于南宋淳祐年间的古刹,原称“瑞应院”。清康熙帝南巡驾临松江府城,赐御书“禅定寺”匾额后更名;同治年间另建“瑞应堂”三楹,以示根源。上世纪20年代前后,逸琳法师为禅定寺主持,其弟子悟超是四川人,与四川内江张氏是旧识。

大约是1919年的秋冬之际,从日本学成归来抵达上海的张大千,因四川军阀混战之故,未能履行约定,回乡成家。此后不久,在沪的张大千获悉乡音来报,未婚妻病故。受此打击,张大千遁入空门,出家为僧,到松江禅定寺做了一百天和尚后还俗。张大千,原名正权,后改名爱,以号行。“大千”之号,便是松江禅定寺逸琳法师所取。

张大千在家中排行第八,张善孖是他的二哥。1920年,悟超回四川拜会故人,告知张善孖,逸琳法师嗜诗善画,诚邀他来松江。当时,张善孖新嫫无后。据与张善孖有姻亲关系的“老昌”等人上世纪80年代回忆,张善孖来到松江城后,居北门外大吴桥西俗称小北庵的禅定寺殿堂东北角的“三间头”,有小门与禅寺院落相通。

张善孖,人称“虎痴”,是画虎的名家。1915年,他从日本带来一只乳虎回四川驯养,小虎成长过程中,兄弟俩时常在山野之地解开铁链,任虎奔跑,从中捕捉老虎的各种形态和画虎灵感。后来,张善孖画虎报国抗日寇,曾在武汉以二丈白布绘就了一幅《怒吼吧,中国》图,上画一群怒虎,款题:“雄大王风,一致怒吼,威撼河山,势吞小丑。”话说回来,张善孖迁居松江后,张大千常来松江与兄长相聚,学习绘画用笔、用墨、用色等技艺。

张善孖出色的绘画才能,深受禅定寺庙董松邑名门杨蓉曦,人称“杨秀才”的赏识。杨家住在大吴桥东,隔河相望便是桥西的小北庵。当时,杨蓉曦之女杨流青尚未婚配。经过一段日子的接触和观察,杨蓉曦觉得张善孖是个中意的女婿人选,便请逸琳法师作伐,缔结良缘。

张氏兄弟与松江人结下了深厚情谊,张大千的成名弟子中,松江泗泾人胡旭光,被誉为“一代丹青妙手”。胡旭光与张大千一样富有爱国情怀。抗日战争后期,物价飞涨,十口之家生计靠胡旭光独力维持,因生活贫困,他积劳成疾。商贩乘机欲用高价请他绘淫秽画稿,胡旭光严词拒绝,愤然表示:“宁作饿殍,不愿丧志。”1947年春天,胡旭光经爱国艺人胡倬云、王康乐引荐拜入大风堂之门,在张大千的传授下艺更进一层。1953年,胡旭光应文化部邀请去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壁画设计工作。

张氏兄弟与松江情相系的缘分,引我在久传的本地儿歌里倾听“松江城里老虎叫”;让我在松江博物馆珍藏的那只“大千青花画缸”前思绪万千……

今年是我在上海市民政第二精神卫生中心(简称“二精中心”)走过的第39个年头,也是最后一个年头。从小王姐姐到王老师,这份工作不仅抚慰了他们的心灵,更温暖了我自己。

1983年6月,我从卫校毕业,瞒着家里应聘了二精中心,并成功入围,心中满心欢喜,却又带着几分忧愁。正琢磨着如何向父母坦白,一封录取通知书打破了这份平静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,大家分不太清抑郁、躁狂、人格分裂、情绪障碍这些症状,统一称之为“神经病”,还固执地认为“神经病”就是危险分子。母亲坚决反对我成为一名精神科护士,即便她对救死扶伤的“白衣天使”有着崇高的敬意,即便护士这个专业是她替我选择的。母亲有个樟木箱,是她钟爱的嫁妆,从来不许我打开它。在懵懂成长的岁月里,我始终对箱子怀着好奇,尤其是最近,因为我知道录取通知书就在里面。我观察母亲的一举一动,想找到樟木箱的钥匙,拿回通知书。

那是8月的一个清晨,我已大致摸清钥匙所在之处,准备等母亲上班后就悄悄动手。突然,一阵喧嚣声在门外响起,随之是

母亲冲进屋扯起床单就往外跑,我心头一颤,赶紧跟着跑了出去。“囡囡,快把你妈叫回来。这可是神经病呀,她怎么还往那边冲?”邻居赵奶奶冲我挥手大喊,“这是隔壁村老刘家的闺女,家里怎么没看好,一大早赤膊跑出来乱晃,你妈这样太危险了。”只见母亲赶走了周围的好事者,越过一畦菜地来到刘家闺女面前,细细与她交谈,几次三番尝试性地伸出手,最终把床单披在了她身上。这一刻,母亲在我眼中闪闪发光,我也意识到自己应该堂堂正正从母亲手中得到录取通知书……

“叮铃铃……”急促的铃声打断了工作。“小王姐姐,我是小福呀,我要去阳光之家上班啦!”电话那头欢快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到了八年前。

那年,小福13岁,他是被奶奶送来的,依稀记得老人家含泪紧抓我的手,拜托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小福。小福父亲被判入狱后,母亲离家出走,把小福扔给了爷爷奶奶。爷爷身体本就不好,为了照顾小福去工地打工,被石块砸断了腿,向来敏感自卑的小

一份温暖我的工作

王群

福情绪崩溃、精神恍惚、欲寻短见,奶奶无奈把他送来治疗。

这天中午,小福正吃着饭,突然起身直挺挺地往外冲。我意识到他可能犯病了,赶紧拉住他,轻声询问。小福非但没搭理我,还伸手推我,见我躲闪,又抬脚踹向我,那一脚力道真大,一下子把我踢蒙在地上。这时,小福好似缓过神来了,颤抖着向我伸出双手:“小王姐姐,对不起,我控制不住自己,我现在就扶你起来。”虽然疼痛难忍,但看着小福楚楚可怜的样子,我的心一下子软了。

情绪失控、暴力冲动都是常见的精神疾病症状,遵医嘱服药是控制症状最有效的方法。小福病情反复让我怀疑他是否按时服药,可白天并无异样。那天凌晨1时,小福从床上爬起,轻手轻脚走向盥洗间,从口袋掏出一把东西扔进便池。我赶紧上前阻止,还是晚了一步。不能生气、不能发火,我在心里给自己下命令。

见我来了,小福慌了神,大吼大叫:“我不想吃药,我要做正常人。小王姐姐,我想回家……”我

赶紧抱住小福,轻拍后背安抚:“小福一定能和爷爷奶奶团聚,吃了药病才能好,才能回家呀。”小福看似接受了我的劝说,在我的监督下主动服药,但刚把药吃下去就产生反胃呕吐的应激反应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后来,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药片磨成粉末拌在饭菜里。慢慢地,小福开始好转。半年后,爷爷奶奶把他接回了家。

在我们收治的400多名精神障碍患者当中,像小福这样的病人很多,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恢复功能回归社会,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大意义。

这几年,我一直在思考退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。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这件事,也只会做这件事,那就是服务精神障碍患者。对啊,我是一个民政人,也是院“心灵绿地志愿服务队”志愿者,我的职业生涯虽接近尾声,但我的志愿之路还很漫长,我会坚持走下去,用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,为更多社会精障人士服务。(姚燕佳整理)

赶紧抱住小福,轻拍后背安抚:“小福一定能和爷爷奶奶团聚,吃了药病才能好,才能回家呀。”小福看似接受了我的劝说,在我的监督下主动服药,但刚把药吃下去就产生反胃呕吐的应激反应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后来,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药片磨成粉末拌在饭菜里。慢慢地,小福开始好转。半年后,爷爷奶奶把他接回了家。

在我们收治的400多名精神障碍患者当中,像小福这样的病人很多,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恢复功能回归社会,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大意义。

这几年,我一直在思考退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。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这件事,也只会做这件事,那就是服务精神障碍患者。对啊,我是一个民政人,也是院“心灵绿地志愿服务队”志愿者,我的职业生涯虽接近尾声,但我的志愿之路还很漫长,我会坚持走下去,用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,为更多社会精障人士服务。(姚燕佳整理)

十日谈
生命之爱
责编:王瑜明

凿井者,起于三寸之坎,以就万仞之深。